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遼卷三十五

梁蕭統編

唐李善註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冲漢公子含華隱曜

冲漢冲虛恬漢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耀世嘉其

高嘉遯龍盤翫世高蹈

周易曰嘉遯貞吉尚書大傳曰蟠龍賁信越其藏鄭玄曰蟠屈

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舉使我高蹈也

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

莊子曰乘

物以游心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子曰

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山之窮奧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毛詩曰幽幽南山與

隱處也

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

徇營也華淳華也

乃救雲輅驂飛

黃

東京賦曰結飛雲之袷輅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皂

越奔沙輶流霜

劉

七華曰超重淵越流沙

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

莊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司馬彪曰扶搖上行風也列子曰堅冰立散

旌拂霄瑤軌出蒼琅

許慎淮南子注曰琅

崑崙
產也

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

石室而迴輪

仲長子昌言曰聞上古之隱士或伏重岫之內窟窮臯之底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

王母石
室中

遂適沖漠之所居

爾雅曰適之也

其居也崢嶸幽藹蕭

瑟虛玄

廣雅曰崢嶸深冥也說文曰玄幽遠也

溟海渾濩涌其後解谷嶢嶒張

其前

十洲記曰東王所居處山外有員海員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流聲也後袁切入曰濩雷

下貌也胡郭切漢書曰收竹之嶢谷音義曰嶢谷崑崙北谷名嶢嶒深空之貌也嶢音鮮嶢音勞嶒音曹尋

竹疎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聾聾其山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岳山尋竹生焉郭

璞曰尋竹大竹也莊子曰地籟則衆竅是也聾其山謂衆聲既喧山為之聾也蒼頡篇曰聾耳不聞也衡

颶發而迴日飛礫起而麗天

鹽鐵論曰衡風飄鹵沙石凝積東京賦曰飛礫雨

散於是登絕巘邈長風

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大山者也薛綜西京賦注邈向也

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

論語子張曰散問崇德辨惑

曰蓋聞

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

應瑒釋賓曰聖人不

違時而避迹賢者不背俗而遺功七啟曰感分遺身楚辭曰聊窺端匿迹也

生必耀華名

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冊

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說文曰牒札也

陳琳韋端碑曰撰勒洪伐武昭德音金冊已見西京賦

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

獨窺

陸沈已見張景陽雜詩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論語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有生

之歡滅資父之義廢

漢書曰夫人之有生最靈者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愁洽百年苦溢千歲

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何異促鱗

之游汀寧短羽之棲翳薈

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將老弱處於窮澤漸漬汀寧

當何卿賴汀吐洽切說文曰汀絕小水也奴洽切孫子兵法注曰林木翳薈也

今將榮子以

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列子揚朱曰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七啟曰說游觀之至娛

窮地而游中天

而居

列子曰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

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

腴

說文曰歡喜樂也又曰腴腹下肥者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

鑽屈轂之

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

言屈較之瓠難鑽今欲以辯而鑽解

之也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較往見之謂之曰較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斲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以為也屈較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山海經曰貳負殺殛獫狁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也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

詩傳曰萃集也

雖在不敏敬聽嘉話

孝經曰參不敏說文曰詰會合善言也

大

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

楚辭曰北有寒山卓龍施然北方極陰故曰太冥

含

黃鐘以吐榦據蒼岑而孤生

禮記曰季夏之月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尚書曰嶧

陽孤桐孔安國曰既乃瓊巘瓊巘玉山孤特生洞中琴也

殿賦曰崩嶒峻而龍鱗嶒嶒漸平貌也嶒步迷切嶒徒奚切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

無陵虛之巢下無跼實之蹊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獸蹊實而走高誇曰實地也

廣雅曰蹊履也跼與蹊同搖則峻挺茗邈茗搖則危貌也茗邈也高貌也茗莫冷切晞

三春之溢露邈九秋之鳴飈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

夏之初邈與邈同已見上文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

毛萇詩傳曰霏雪貌也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

傳穀七激曰陽春於是構雲梯陟崢嶸墨子曰公輸般後榮涉秋先凋也爲雲梯必取宋

長笛賦曰構雲梯抗浮柱郭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璞方言注曰崢嶸高峻也

陰莖

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又曰季冬之月律中大呂蒼頡篇曰剖折也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

斬陰木鄭玄曰陽木生於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營匠營

未詳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石字伯說文曰斲斲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

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皇之音以比黃鐘之宮也

奏促調高張雄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楊音朗號鐘

韻清繞梁楚辭曰操伯牙之號鐘兮挾秦箏而彈微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

為傷義故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風俗通曰聲不聽也

所以五者繫

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洛南子曰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啟

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

中黃土色禮斗威儀曰少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

必加少宮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為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宮之際天授中徵以及泉禮曰孟秋之月其神

蓐收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

若乃龍火西積暄氣初收

漢書曰東宮蒼龍房

心心為火故曰龍火也左氏傳曰仲尼曰火猶西流禮記曰仲秋陽氣曰衰也

飛霜迎節高風

送秋

桓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未焱風激其崖李尤七款曰季秋末際高風焱厲也

羈旅懷土

之徒流宕百懼之疇

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土謝忱後漢書序曰士

庶流宕佗州異境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懼

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

舞賦曰若絙瑟促柱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廣雅曰揮動也鄭玄論語注曰危高也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

改曲陸機前緩歌行曰大客揮高絃意與此同也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張衡舞賦曰舍

清哇而吟咏蒼頡曰哇謳也嚴節急節也奏綠水吐白

雪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趣高誘曰淥水激楚迴流風古詩也宋玉風賦曰為幽蘭白雪之曲

結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急風也結風迴風

結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

為節也悲莫莫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田佚子曰堯為天子莫莫

生於庭為帝成歷鄭玄詩箋曰悼傷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古詩曰四五蟾兔缺

嫠為之擗標孀老為之嗚咽左氏傳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杜預曰

寡婦爲髮毛詩曰寤寐有操毛義曰擬拊心貌淮
南子曰童子不孤婦人不孀高誘曰寡婦曰孀 王子

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列仙傳曰王子喬者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禮

記曰傾耳而聽之孫卿子曰昔者瓠已鼓瑟而鰕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噓天

慷慨骨騰肉飛說文曰噓吹噓音虛秣或爲蹠也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

我而聽之乎舞賦曰天下之至妙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楚辭曰彷徨兮蘭宮魯靈光殿賦曰乃立靈光之祕

殿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雲屏爛汗瓊壁青蔥禮記曰疏屏天子廟飾也鄭玄曰屏謂之

樹刻之爲雲氣王褒甘泉賦曰耀照形之玉壁也應門八襲旋臺九重毛詩曰乃立應

門郭璞爾雅注曰襲猶重也汲古文曰築作傾
宮飾瑤臺韓子箕子曰紂必爲九重高臺也表以百

常之闕園以萬雉之墉

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莖擢西都賦曰建金城

之萬雉毛萇詩

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

方言曰嶢高也郭璞爾雅

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曹子建七啟曰迎清風而立觀國語曰秀出於衆秀出貌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

天之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

鄭玄禮記注曰

榮屋翼也魯靈光殿賦

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

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說文曰極棟也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軒長

廊之頽素炳煥粉拱嵯峨

毛萇詩傳曰頽赤也說文曰焚復屋棟也焚與粉古字通

陰蚪負檐陽馬承阿

蚪龍也楚辭曰仰觀刻桷盡龍蚪馬融梁將軍西第賦曰騰極受檐

陽馬承阿周書曰錯以瑤英鏤以金華

廣雅曰錯厠也范子計然曰玉

明堂咸有四阿也

錯以瑤英鏤以金華

范子計然曰玉

英出藍田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彩也

方疏舍秀圓井吐葩

魯靈光殿

賦曰懸棟結阿天聽綺疏圓淵方井反

植荷葉張載曰疏刻鏤也秀謂華也

重殿疊起交綺

對梲

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文

幽堂晝密明室夜朗

焦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

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

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飛乳去

來而蚊不覺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玩體倦惟幄

列子曰聲色不可常玩聞

攜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

麓曹大家列女傳注曰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
竹木曰林山足曰麓

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

蹄俯采朝蘭

木草經曰白芷一名蹄許妖切逝惠風於蘅薄卷椒塗於

瑤壇

邊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施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漢書曰徧觀此眺瑤堂王逸

楚辭注曰

爾乃浮三翼戲中沚

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

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沚也

潛鯢駭驚翰起

蘇林

漢書注曰鯢音魚鯢今呼魚謂之鯢猶呼車以爲軫也鄭玄詩箋曰翰鳥中豪俊者也

沈絲結飛

矰理

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毛萇曰緡綸也鄭玄曰以絲爲之綸周禮曰矰矢用諸弋射鄭玄曰結

綴於矢謂之贈也

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

歸翮

鴻鴈之屬也淮南子曰夫鳴鵲背負蒼天膺摩赤霄上林賦曰紫淵徑其北也

然後縱棹隨風

弭楫乘波

杜預左氏傳曰縱放也毛萇詩傳曰弭止也

吹孤竹拊雲和周禮

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鄭玄曰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

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

采陵之歌

淵客習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漢書曰淮南鼓員四人子虛賦曰榜人歌張楫

曰船長也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也

歌曰乘鳧舟兮爲水嬉穆天子傳

鳧舟郭璞曰舟爲鳧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象也琴道雅門周曰水嬉則舫龍舟也臨芳洲兮

拔雲芝

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

樂以忘戚游以卒時

論語子曰樂以忘憂家語孔子

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

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也

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

毛詩曰或燕燕居息浩猶大也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旣授衣

周禮曰西方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

劉植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

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

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

禮記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劉向尚書五行說曰

金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出軍行師西方爲金故曰金郊也國語說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爾乃列輕武整戎剛

輕武戎剛四車名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

韓子曰管仲之始治也桓公武車元戎已見上文輕武卒名也戎剛車名也東京賦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囂漢書曰衛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張晏曰兵車也建雲髦啟雄芒雲髦雲旆竿上旄旌

也上林賦曰連雲旆髦與旄古字通子虛賦曰建千將之雄戟芒鋒刃也漢書賈誼曰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也駕紅陽之飛鸞驂唐公之驕驕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圖有含陽侯驪

疑舍卽紅聲之誤也左氏傳曰唐成公有兩驕驕馬馬融曰驕驕鴈也馬似之也屯羽隊於外

林縱輕翼於中荒羽隊士負羽而爲隊也羽獵賦曰蒙盾負羽而羅者以萬計翼左右甄也

越絕書曰子胥兵分爾乃布飛羅或云飛羅盧端切張修爾雅

爲兩翼夜火相望也爾雅曰飛羅謂之羅羅或作罷音旻天然兔旻也廣雅曰旻兔旻也劉玄吳都賦注曰旻麋網也然張氏之意蓋同

劉說羅或

陵黃岑挂青巒

爾雅曰巒墮也郭璞曰山墮長者荆州爲之巒

畫長

豁以爲限帶流豁以爲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雅廣

曰疏通也七啓曰下無漏泄上無逸飛

叩鉦數校舉麾旌獲

周禮曰鼓征鳴錫車徒皆

行鄭玄曰錫鉦也散爲陣列而行漢書曰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鄭玄曰不

在九旗之中周禮曰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以獲也

殼金機

馳鳴鏑

說文曰殼張弓弩機弩牙也以金爲之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是

也翦剛豪落勁翻車騎競騫武齊轍

說文曰騫亂馳也騫並也毛萇

詩傳曰武迹也社預左氏傳注曰轍車迹也

翕忽揮霍雲迴風列聲動響飛

形移景發

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

舉戈林竦揮鋒電滅

東京賦曰戈矛若林廣雅曰竦上也

仰傾雲巢俯殫地穴

周禮有穴氏鄭玄曰穴搏蟄獸

所藏者也

乃有圖文之玃斑題之玃

毛萇詩傳曰玃一歲曰玃又鄭玄曰玃生三子

曰玃然此玃玃指諸獸不專論玃也

鼓鬣風生怒目電睒

睒光也七從切

口齧霜

刃足撥飛鋒

說文曰齧齧骨也胡玃切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

鼉林蹶石扣跋

幽叢

貌也以鼻搖動也五忽切郭璞爾雅注曰蹶動搖之貌也居月切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萇詩傳

曰跋躡也扣跋或謂却伏也

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伎

史記曰飛廉以材力事殷

紂尸子中黃伯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雕虎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吳越春秋曰

夫差使王孫聖占夢聖曰占之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椎殺聖張革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背負千二

百斗也感封狝債馮豕淮南子曰伍子胥曰吳為封狝修蛇小雅曰封大也方言曰南楚人

謂豬為狝爾雅曰債僵也甫運切債或為攢非也王逸楚辭注曰馮大也拉彪彪挫獬廌爾

書注曰獬廌黑虎張揖漢句爪摧鋸牙淮南子曰句爪鋸牙於是

擊矣說文曰擗兩手擊也補賈切瀾漫狼藉傾榛倒壑說文曰草編狼藉也殞芻

挂山僵踣掩澤鄭玄周禮注曰四足死者曰芻爾雅曰僵仆也郭璞爾雅注曰踣前覆也張揖

上林賦注數為毛林隰為丹薄鄭玄周禮注曰澤無水曰掩覆也

曰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鳶鄭玄禮儀注曰撤除也頓猶捨也禮記曰前有塵埃

則載虞人數獸林衡計鮮周禮有虞人又有林衡孔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

論最犒勤息馬韜弦張晏漢書注最功第一也西京賦曰犒勤賞功杜預左氏傳注曰犒

勞也又曰有馬連鑣酒駕方軒說文曰鑣馬衡也西京賦曰酒車酌醴方駕授

饗千鍾電醕萬燧星繁孔叢子曰堯飲千鍾西京賦曰升觴舉燧既醕鳴鍾說文曰醕

飲酒盡也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鄭

周禮注曰節信也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

之乎封禪文曰天下之壯觀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

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齋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爲鐵劍可乎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將使之作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耶谿之鉞赤山之精越絕書曰三曰工市陽劍見下文耶谿之鉞赤山之精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曰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許慎淮南子注曰鉞銅銷踰羊頭鑊越鍛鐵璞也從鼎切精謂其中尤善者銷踰羊頭鑊越鍛成淮南子曰苗山之鉞羊頭之銷雖水斷龍髯陸剝兕甲莫之服帶許慎曰銷生鐵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刃也鑊或謂爲鑊廣雅曰鑊鉞也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劍手自署姓名尚書陳寵濟南鍛成乃鍊乃鑊萬辟千灌說文曰鍊冶金蒼頡書曰鍛推也乃鍊乃鑊萬辟千灌也賈逵國語注曰鑊銷也說文曰銷鑊金也辟謂疊之灌謂鑄之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王槩刀銘曰灌辟以

數質象以呈也

豐隆奮椎飛廉扇炭

越絕書辭燭曰當造此劍之時雨師洒掃雷公擊橐

蛟龍捧爐天帝裝炭思玄賦注曰豐隆雷公也王逸楚辭注曰飛廉風伯也

神器化成陽文

陰縵

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英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之作

治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揃爪

投入爐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理干將匿其陽出

其陰而獻之閭流綺星連浮彩豔發
曰王取純鉤薛燭

觀其劍爛如列星之行典論曰太子光如散電質如耀王劍銘曰流采色似采虹劍齒掾切

雪莊子曰此劍一用如雷之震電之霍也魏文帝霜鏑大牆上蒿行曰我帶長實劍光白如積雪也

水凝冰刃露潔

典論曰魏太子王造素質堅而似霜造也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鐔刀刃也字書

曰疑冰之絜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鉤鉞燭觀其形冠豪曹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冰之將釋也

名珍巨闕

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鉞燭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曹已擅名矣

非寶劍也王取巨闕曰非寶劍也夫寶劍者指鄭則三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

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

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

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軍頭暈白也

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馬

韓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戰國策

曰蘇秦曰韓卒之劍水擊鴻鴈越絕書曰勾踐示辭燭巨闕曰吾坐露壇之宮有駟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

吾引劍而指之馬駕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

爾而已哉

浮翮鴻鴈也已見上注史記燕秦說

若其靈

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

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鄭玄毛詩箋曰模

法形震辟蜀光駭風胡

越絕書爲燭吳越春秋爲蜀蓋一人也

價兼三鄉聲

貴二都

越絕書勾踐示辭燭純鉤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駭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辭燭曰雖

傾城量

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一物況有市之鄉二駭

馬千匹

千戶之都二何足言焉然實二鄉而云三者避

下文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

越絕書曰闔廬無道湛

楚楚王卧而設湛廬之劍也秦王聞而求之不得與是

是

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

說文曰俾

奮也漢書元后詔曰奮無前之威

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

過秦論秦人開關延

敵九國之師逖逖而不敢進史記趙良曰爪牙景附函

五殺大夫相秦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也

夏承風

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崔琰大將軍夫人寇氏諫曰英雄景附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

家語孔子曰舜之爲君四海承風也

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

之乎

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

天驥天馬也驥或爲機傳玄東輿馬賦曰九方不能

測其天機列子伯樂曰九方臯之所觀天機也

稟氣靈淵受精皎月

孔安國尚書傳曰稟

受也遜甲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

生眸睵黑照玄采紺發趙岐孟子注曰眸目也音閑說文曰紺

深青而赤也沫如揮紅汗如振血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染

霑濡也流沫如赭也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猶奮也秦青不能識其

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青相脣吻秦牙相前皆天

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三十六尺四寸列子伯樂曰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轡爾乃巾雲軒踐朝霧鄭玄周禮注曰

巾猶衣也雲軒已見上赴春衢整秋御秋御秋駕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秋駕法駕也出

踊螭騰麟超龍翥

甘泉賦曰駟蒼螭兮六素蚪劉梁七舉曰天馬之號出自西域鐵阿爲右

御以術儀攬轡舒節凌雲光靖尸子曰馬有騏驎徑駿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也望山載奔視

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

李尤七數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

也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

劉廣世七興曰駿

之馬影不及形塵不暇興也

浮箭未移再踐千里

浮箭謂水漏刻言刻未移已及於千

里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

未迹

淮南子若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

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陽鳥

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

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鳥者陽精山

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爲鄧林

斯蓋天下

之雋乘子豈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

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卽崑崙之山木禾山海經曰崑

崙之上育禾禾長五尋大五圍

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

尚書帝曰汝后稷播

時百穀賈誼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人食穀也

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

周禮庖

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鶉鷓鴣雉鳩

禮記曰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粟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

窮海之錯極陸之毛

尚書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豆陸產也穀梁傳曰產地之所生

謂之伊公爨鼎庖子揮刀伊公伊尹也韋昭漢書注味

重九沸和兼勺藥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本水

紀高誘曰紀節也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爲晨晷露鵲

霜鵲黃雀說苑曰魏文侯嗜晨晷霜露降鵲鵲美南都

黃雀園案星亂方丈華錯鹽鐵論曰重拱持案食者不

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未能徧味也封熊之踏翰

音之跖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胹熊蹯不熟禮記曰雞

食其跖數千鶩髀猩脰髦殘象白呂氏春秋伊尹說湯

而後足也

髀孫炎爾雅注曰爲胡圭切說文曰髀股外也裨爾切

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髦象之約高誘

曰髦髦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約

美也髦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殘白蓋煮肉之異名也崔

駟博徒論曰驚臄靈淵之龜萊黃之鮐七啟曰寒方苓

羊殘炙鴈煮鳧也

曰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也漢書東丹穴之鸛玄

菜郡有黃縣說文曰鮐海魚也待來切

豹之胎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

曰鳳說文曰鸛鳥大鷖也列女傳陶荅子妻曰

南山有玄豹六韜曰殷君玉杵象箸

不盛菽霍之美必將熊蹯豹胎也

燂以秋橙醑以春

梅左氏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醢醢鹽梅以烹魚肉

燂之以薪杜預曰燂炊之也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

若柚而有芬香劉梁七舉曰醑以醢醢和以蜜飴廣雅

曰沾溢之醑與沾同也他兼切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

鹽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商王帝辛皆謂紂也史記曰帝乙崩子辛

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六韜曰殷君陳玉柱象箸韓子曰前爲象箸箕子曰象箸玉柱不威殺霍者也范

公之鱗出自九溪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爲

生之法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地中有九州卽求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納池

中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毛詩曰魴魚頰頰尾丹鰓紫翼青髻尾丹鰓已見上

文上林賦曰捷鬚掉尾振鱗奮翼爾乃命支離飛霜鏐莊子曰朱泚漫

益彈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司馬彪曰宋姓也泚漫名也益人名也泚普彭切霜鏐已見上文

紅肌綺散素膚雪落七啟曰玄熊素膚又曰離若散雪婁子之豪不能

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

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

秋毫之末楚辭曰蟬翼爲重

繁肴旣闕亦有寒羞

蒼頡篇曰闕訖也周禮曰朝事之饗

鄭司農曰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其口實之饗也

商山之果漢臯之棗

漢書曰四人者

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已見西都賦漢臯已見南都賦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彼漢臯臺下郭璞上林賦注

曰棗亦橘之類也音奏或曰棗

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

劉涓子吳都賦注曰龍眼

如荔枝而小味甘又曰椰樹似擯椰實大如瓠裏有汁美如密核可作飲器殼卽核也凡物之內盛者皆謂之

殼苦角切協韻苦豆切

芳旨萬選承意代奏

鄭玄周禮注曰選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

奏進也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

盛弘之荊州記曰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

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酒極甘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
獻之世稱鄱酒吳地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張
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也浮蟻星沸飛華萍接南都賦曰醞
數徑寸浮蟻

如萍也

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

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

日之酒戰國策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也

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

日辭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
客謂之酒漢書谷永曰流酒媒嫚千日已見上文

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

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

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

斯人神之所歆

羨觀聽之所煒照也

毛詩曰帝謂文王無然歆羨說文曰歆神食氣也方言曰煒盛也郭

璞曰煒盛貌也

子豈能彊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

甘腊毒之味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也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病顛厚味寔

腊毒賈逵曰顛隕也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也

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

呂氏

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務相彊命曰爛腸之食亡國之器象箸玉杯已見上文

雖子大夫之所

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啟徵大人有作

杜預左氏

傳注曰融朗也晉爲金德故曰金華周繼明代照配天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光宅

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

下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

姬公文王也國語曰太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

之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文王處岐已見思玄賦

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

在毫

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孔安國曰言湯有寬仁之德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於毫

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

尚書曰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離於畢者雨

皇道煥炳帝載緝熙

景福

殿賦曰樂我皇道尚書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導氣以樂宣德

以詩

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陰多滯伏陽道壅塞人氣鬱閼筋骨攣縮作舞宣導之國語曰王將鑄無

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教清於雲官之

世治穆乎鳥紀之時

左氏傳曰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鄭

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爲鳥師而鳥名也

王猷四塞函夏謚寧

毛詩曰王猶允塞猶與猷同已見上文爾雅曰謚寧也

丹冥

投烽青徼釋警

丹南方朱冥也楚辭曰厯祝融於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徼東方也呂氏

春秋曰禹東至青羌之野南至交趾丹粟范曄後漢書遠東徼外貊人寇右北平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

柵水中爲夷狄之界也

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吳之鼎

老子曰天

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王弼曰天下有道修於內而已故却走馬以糞田東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

開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吳蔡邕銘論曰羣萌呂尚作周太師而封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也

羣萌

反素時文載郁

素樸素也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

父推畔魚豎讓陸

文子曰黃帝之化天下田者讓畔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漁者不爭坻

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

長楊賦曰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

笑之韓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卑臣僕僕臣臺莊子魏太子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唯

劍士短後之服王乃說之也

六合時邕巍巍蕩蕩

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尚書

曰穆明於變時雍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玄齧巷歌

黃髮擊壤

埤蒼曰髻髮也髻與齧古字通也大聊切列子曰堯理天下乃微服游康衢聞兒童

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壽也論衡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

無事有五十之解義皇之繩錯陶唐之象周易曰上古

人擊壤於塗也書太傳曰唐虞之象刑赭衣不純結繩而治尚

中刑雜屨下刑墨蒙蒙音蒙也若乃華裔之夷流荒

之貊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尚書曰五百

里也周書曰四夷九貊孔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

晁曰貊夷之別也莫百反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藏之

朔秘府春秋說題辭曰蠻服流遠正朔不及盛德則感

越裳重譯至也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毛詩曰駿奔走在

來享禮記拜而後稽顙左氏傳孤突廟喻巴蜀曰稽顙

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重譯見上文于時昆蛟感惠無

思不擾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虫焉說文云蛟行

也凡生之類行皆蛟也毛詩曰無思不服應劭

大運

千

漢書注曰

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

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

以九尾狐白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爲人所禽制也典引曰三足軒翥於茂林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

孝之鳴鳳在林彩於黃帝之園

禮瑞命記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于宮鳳乃

藏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

有龍游淵盈於孔甲

之沼

左氏傳蔡墨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也杜預曰孔甲少康之後九

世之君也

萬物烟煴天地交泰

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又曰天地交泰

義懷

靡內化感無外

莊子編謂周曰吾知道近乎無內遠乎無外

林無被褐山無

韋帶

老子曰聖人被褐懷玉漢書賈山上疏曰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

皆象刻

於百工兆發乎靈蔡

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乃審象旁求於天下孔安國

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也史記曰呂尚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將畋卜之曰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

果遇太公論語子曰臧文仲居蔡鄭玄曰蔡謂國君之字龜也措紳濟濟軒冕藹藹

封禪

書曰因雜措紳先王之略術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廣雅曰藹藹盛也

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

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造化逍遙周易曰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地齊光

言未終公子蹶然

而興莊子曰黃帝問廣成子蹶然而起

司馬彪曰蹶病起貌曰鄙夫固陋守此

狂狷鄙夫已見西征賦司馬遷書曰請略陳固陋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莊子曰庚市子肩之毀玉也淮南子

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關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間而鬪者止也言有怒之

而齊王之疾痊呂氏春秋曰齊閔王病瘠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病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

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

瘳將生烹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司馬彪莊子注曰痊除也向子誘我以聾耳

之樂棲我以蔀家之屋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覆陵障光之物

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

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至

聞皇風載韙時聖道淳

杜預左氏傳注曰韙是也千匪切尚書曰政事惟醇孔安國曰

醇粹也

舉實爲秋摘藻爲春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吾不復

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樹其非人也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也下有

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

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民或爲屋

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應

璦與桓元則書曰敢不策馳敬尋後塵

詔

詔一首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

千里

言馬不良或奔或蹏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塗聲類曰蹏蹏也杜計切

士或有負俗

之累而立功名

晉灼曰被世譏論也善曰越絕書曰夫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也

夫

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力乃能敗

駕泛方奉切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八俗檢如見斥逐也跡音拓或音尺

其令州縣察吏

民有茂才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群不與凡同也善曰察

觀也察審知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桓子新論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

然後薦之也

見期

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尚

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

日月所燭罔不率俾戴

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莫不率俾

周之成康刑錯不

用德及鳥獸

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

及鳥獸焉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

教通四海海外肅慎

肅慎晉灼曰東夷傳肅慎今挹婁地

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云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挹於甲切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晉灼曰北發似國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河關之西善曰北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羌來服鄭玄詩箋曰氏羌夷狄國別在西方也星

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

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

蝕星辰不孛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絕矣

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

禮記曰聖

王所以順故鳳皇麒麟皆在郊藪周易曰河洛出圖書聖人則之

烏虜何施而臻此乎

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氷未知所

濟尚書曰予唯小子若涉淵氷予惟往求朕攸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

帝之洪業休德

如淳曰猶詩曰猗猗那猗也猗美也偉大也猗辭也言美而且大

上叅

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予大夫之所覩

聞也

國語越王句踐曰苟聞予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故曰予大夫也

賢良明於古今

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冊

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

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

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

錫秬鬯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

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獻帝時爲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魏

錫勗所作

制詔

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爲法制也詔猶告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

使持節

相領冀州牧武平侯

魏志曰建康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封武平侯建康九年領冀州牧

也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

朕謂獻帝也左氏傳

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叔平于衛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佗境尚書曰邊矣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傕復追戰王師敗帝渡河幸長安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縣聞喜縣然自聞喜入洛

必塗經河內河內本衛國河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

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也綴旒然何休曰旒旒旒也贅猶宗廟之祀社稷無

綴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耳

位羣凶顛覲分裂諸夏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

位也說文曰覲幸也覲欲也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孟子曰紂之去武

非其有也一民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

寐震悼于厥心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毛詩

震悼而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尚書曰臣

不敵也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又曰惟祖乃誘

惟父其伊恤朕躬鄭玄曰先正先臣為公卿大夫也

天衷誕育丞相

左氏傳寧武與衛人盟曰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毛萇詩傳曰誕大也

鄭玄曰大矣

保又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尚書周公

曰天受平格保又有殷又曰用敬保元子弘濟于艱難左氏傳然明曰鄭國其實賴之也今將授君

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失位以謀

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

魏志曰董卓廢

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等同時俱起卓兵強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間王政又曰會于洮謀王室後及黃巾反易天也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

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

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萬入兗州遂轉入東平太祖遂進兵擊黃巾於壽

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以亂天常尚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

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勲剋黜其難

魏志曰韓暹楊奉以天子

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逃走公征奉奉南奔表術遂攻其梁屯拔之也

遂建許都造

其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又此又

君之功也

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

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

表術僭逆肆

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

魏志曰袁

術字公路欲稱帝於淮南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雷其將橋蕤公擊破蕤等斬之左氏傳曰肆於民上杜預曰肆施也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斬縣屬沛在陳之東也功也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爲兗州牧建安三年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長楊賦曰迴戈邪指南越相夷乘軒將返張揚沮斃眭固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爲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征呂布張楊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衆屯宛太祖南征軍育水繡等舉降左氏傳曰楚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毛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其詩傳曰沮壞也

內侮

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天子以紹爲太尉會太祖迎天子都許紹擇精卒十萬騎萬四將攻許

也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

寒心已見上文周易

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君執大節精貫白日

論語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戰國策唐雎謂

秦王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官度大殲

醜類

魏志曰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紹棄軍走毛詩

曰致天之罰居于牧野鄭玄曰致天所以罰殛紂也爾雅曰殲盡也醜衆也

所俾我國家拯於

危陸此又君之功也

說文曰出溺爲拯也

濟師洪河拓定四州

青冀

幽并袁譚高幹咸梟其首

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破

之斬譚又曰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遂走
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
也曰梟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公東

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陽又烏丸三種崇亂二
曰黑山賊張燕率其眾降封爲列侯

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

魏志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
幽州略有漢民袁紹皆立其酋

豪爲單于遼西單于蹋頓尤彊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
爲害尚書周公曰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孔安國云崇重
也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君北征
三郡烏丸袁尚

袁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巨祗等數萬
騎逆軍公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奔遼東遼太
守公孫康卽斬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曰桓公征
孤竹之君懸車東馬踰太行至界耳之山也劉表背

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

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降左氏傳楚王州犛謂鄭行人

揮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廣雅曰首向也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

楚檄蜀文曰匈奴屈膝請和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瀕據河潼求逞所

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我狄此又君之

功也

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上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

結營於渭南賊直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玄賦曰飄飄神舉求逞所欲

小雅曰殄盡也毛詩曰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也羽獵賦曰杖鏐鉚而羅者以萬計長楊賦曰永無

邊城之災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

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

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獫狁三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鞬鞞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並

以算于爲單于疑字誤也單音必計反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北羈單于謂耿恭

夷也又曰漢王降請吏然請吏請漢爲之置吏也君

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左氏傳史趙曰舜重班叙海

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尚書曰旁作穆穆又

文王罔攸兼于庶獄庶慎也又曰吏無苛政民不回慝禮

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哭於墓者而使子貢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左氏傳孝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靖諸庸回服讒蒐慝杜預曰回惡惡也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

前功罔不咸秩

尚書曰孰叙九族鄭玄詩箋曰崇厚也論語繼絕也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尚書曰咸秩無

也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

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法言曰世稱東方生之盛其遺書蔑如也毛萇詩傳曰蔑無也朕聞先

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

左氏傳曰子魚曰昔武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又衆仲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七族

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

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

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禮記曰以爲祿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尚

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又曰率由典

其在周成管蔡不靖

尚書

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又曰西土之人亦不靖

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

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

伯實得征之

左氏傳管仲對屈完之辭

世昨太師以表東海

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曰世昨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

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大

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拒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

左氏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拒鬯一酋虎賁三百人又曰晉文侯朝王王

與之陽樊攢茅之田於是始啓南陽又范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為諸夏盟主也

故周室之不壞繫二

國是賴

二國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繫伯舅是賴杜預曰繫發聲也今君稱

丕顯德明保朕躬奉天命導揚弘烈

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稱丕顯德以

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

綏爰九域罔不率俾

尚書曰綏爰有衆曰無戲怠韓詩曰方命厥后

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尚書注曰海隅日出罔不率俾

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

朕甚慝

女六切

焉

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慝焉

朕以眇身託于兆

民之上

漢書宣帝詔曰朕以眇身奉承宗祖又曰託於兆民之上也

永思厥艱若涉

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

尚書曰肆予冲人永思厥艱又曰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予惟往求朕攸濟

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

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使使持節御

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

第一至第十

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司馬彪續漢書曰慮守鴻豫山

陽人應劭漢官儀曰金銅虎符五竹使符十范曄後漢書杜詩上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

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

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

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萇曰契

問也鄭玄曰契灼其龜毛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毛萇詩傳曰冢土大社也

昔在周室畢

公毛公入為卿佐

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孔安國曰畢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也

周

邵師保出爲二伯

尚書曰邵公爲保周公爲師鄭玄毛詩箋曰召伯姬姓也作上公爲二伯

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

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應劭

風俗

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旣下新傳命上故傳及印綬也尚書曰肅將天威又曰風夜出納朕命惟允爾雅曰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

左氏傳宰孔曰且有後命也

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

家語孔子曰唐叔封於晉以經緯其民王肅曰經緯猶織以成

之國語泠州鳩曰爾民軌儀也

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

輅各一玄牡二駟

杜預左氏傳注曰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也

君勸分務本嗇民

昏作

左氏傳城文仲曰敗食省用務嗇勸分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

不務本而事未尚書曰情農自安弗督作勞也

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

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韋昭漢書注曰滯積久也易曰富有之謂大業韋昭漢書注曰袞卷

龍衣玄上纁下冕冠也周禮曰王之服屨赤舄青絢也

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

杜預

左氏傳曰尚上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也

少長有禮上下

咸和

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孝經子曰上下無怨尚書曰用咸和萬民也

是用

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周禮曰小胥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懸鄭司農曰軒懸去

一面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用六杜預曰六六三十六人也君翼宣風化

爰發四方

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遠人四方汝爲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回面革夏充實

劇秦新曰海外遐方回面向漢書班固昭紀贊曰匈奴和親百姓充實也

是用錫君朱戶以居

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也潘勗集曰制詔魏公

朱戶納陛就所治作也

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

鄭玄周易注曰研喻思慮哲尚書咎

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也

官才任賢羣善必舉

伊尹曰任官惟賢才論語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也

是用錫君納陛以登

漢書音義

如淳注曰刻殿基以爲陛以有兩旁上下安也孟康曰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

升陛故內之露也

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

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尚書王曰正

色率纖毫之惡靡不抑退謝承後漢書曰李咸奏曰春

下也秋之義貶纖介之惡采毫毛

之善也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虎賁三百人君糾虔

天刑章厥有罪國語敬姜曰大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

于夏以彰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尚書曰降災

厥罪也紀犯門斬關孔安國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

尚書傳曰鈇鉞也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

曰鈇斧也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鄉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周

八維以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毛萇詩傳曰揜大也漢書

自導也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

諸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謂也

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子之謂也是用錫君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旅黑也弓一矢百則矢千

弓十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

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又曰張仲孝友也

明允篤誠感乎朕思

左氏傳曰高陽氏有子明允篤誠也

是用錫君拒壺

一卣珪瓚副焉

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麴草卣中樽也以圭爲杓謂之圭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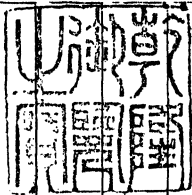
魏

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

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

高祖之休命

尚書王曰簡恤爾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敢對揚天子休命也



文選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三十六至

詳校官庶吉士_臣汪彥博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_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_臣黃紹伊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六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令

宣德皇后令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暕之齊世祖為文

惠太子納后彭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

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

荅荊州立南康王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

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

也

任彥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梁武故曰具也

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

典蓋闕

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川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曰貴史記

刪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也

施倖造物則謝德

之途已寡也

言思施既隆倖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

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也

要不得不彊為之

名使荃宰有寄

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必彊為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

老子曰吾強為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

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武昭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也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

淵

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也

不改參辰而

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

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而造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朓後漢書曰景也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法言曰一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卷之市必立之

平一卷之書也
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魏志段灼

理鄧艾曰艾勇氣陵雲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惟聖人能焉
辯析天

口而似不能言
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

可窮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
文擅雕龍而成輒削

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文擅雕龍而成輒削
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爲之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

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
爰在弱冠首應弓旌

草葉如淳曰所作起草爲葉
禮記二十曰弱冠
漢書制曰衰然爲舉首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趙趙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曰夫招士以

旃大夫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

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名聲藉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薦名宰府則延譽自

高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遣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玘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

方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卽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

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卽位

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

功隆賞薄嘉

庸莫疇

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時爾庸後嗣是庸也

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

厲

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

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

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

子推號曰介山

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

漢書曰琅邪

廣雅曰屬高也

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

漢書曰琅邪

以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范曄後漢書曰

馮異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

大樹

將軍

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

何之元梁典曰司州

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仗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

宋書曰明帝于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

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

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多起之

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

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閭以內寡人制之

闔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
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惟

彼狡童窮凶極虐

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卽位嬖近羣小
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

曰彼狡童兮不我
好今鄭玄曰狡僇謂紂

衣冠泯絕禮樂崩喪

來子曰古者
命士已上皆

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
新曰弛禮廟樂塗民耳目也

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

室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為內伐毛詩曰
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衆士左氏

傳曰公會齊侯

白羽一麾黃鳥底定

呂氏春秋曰武王
至殷係墮武王左

子兆謀王室也

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幣

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討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

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

公把白旄以麾之討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

甲既

鱗下車亦瓦裂

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

于武王也

致天之届拱揖羣后

毛詩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典引曰欽若上下拱揖羣后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曰太伯三

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

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

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煙耀四方也

五老游河飛星入鼎

論語比考識仲尼曰

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龍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

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為汎星上入鼎注曰入鼎宿則復為星

元功茂勲若斯之

盛

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劉琨勸進表曰茂勲格乎皇天

而地狹乎四履

勢卑乎九伯

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

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

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

帝有惡焉輜軒萃止

帝實

融也輜軒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愿焉楊雄答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輜軒之使毛詩曰

有鷄萃止也

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致誠謂請無諫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長笛賦曰致誠效志也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梁王固謙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

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令修

張良

廟

傅季友

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傅涉經史尤善文辭初為建威參軍稍遷

至散騎常侍從太祖

收亮付廷尉伏誅

網紀

網紀謂主簿之司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網紀猶今詔書稱門下也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

王曰况豹雖陋故

大州之網紀也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

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

陳其遂止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

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

也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

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周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

位居體又曰顧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風雲玄感蔚為帝師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

而萬物覩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請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

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

夷項定漢大拯橫流

廣雅曰夷滅也漢書

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劉說文曰出溺為極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于

天下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

廣雅曰軌迹也伊尹望呂望也典引曰以冠德卓

綽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若乃神交圯

上道契商洛

答嶺戲曰齊寧激聲于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

已見謝宣達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
真固道美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東園公綺里季夏
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
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
也

顯默之際宵然難究淵流浩漭莫測其端矣

言其度量深大

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
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宵然難言哉英都賦曰
瀕溶沆漭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
說序曰張良慮若淵泉深不可測也
塗次舊沛佇駕

留城

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佇久也

靈廟荒頽遺像陳

昧

范曄後漢書曰薛包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頽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頽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非

徇露霞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昧闇也

撫跡懷人永歎寔深

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寤寐

寐永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

會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門者太史公過見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

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

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

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

蘋蘩行潦以時致薦

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蕰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抒

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廣雅曰抒滌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

刊之書也主者施行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也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

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記注

曰崇尊也

尊本敬始義隆自達

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為教汎化孫卿子曰先祖

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

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蕃斯境

漢書曰楚元王交字

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

太王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

素風道業作範後昆

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

陽耆舊記雁統曰方欲興長道業都正釋議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

本支之祚

實隆鄧宗

毛詩曰本支百世楊修
說曰述鄧宗之過言也

遺芳餘烈奮乎百世

抱朴子曰稽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
苞曰文王積善所閔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
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
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

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
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也

感遠存往慨然永懷

李陵書
曰能不

慨然毛詩曰
維以不永懷

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

毛詩曰蔽芾
甘棠勿翦勿

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
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也追

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

鄭玄尚書緯注曰甄未也禮記
周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

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
冢三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也

况瓜畝所興開源自

本者乎

毛詩曰綿綿瓜瓞也

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

行

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擊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

行軍參軍遷中書郎也帝疾融先歿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達著也

體道

而不居見善如不及

丈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

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

拜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

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

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

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

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

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

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

帝鄉三患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

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

請者必拜

或揚旌求士或設虞待賢

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毋

故互文也

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鬻
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荀虞曰教
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磬教寡人以事
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鞞也用
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

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化二
都咸教克平餘烈已見上文

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

爾雅曰寅敬也尚書曰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

懷永圖也審聽高居載懷祗懼

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
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

書曰予小子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禮記曰動則左
史書之言則右

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
嘉平中何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也

寤寐嘉猷延佇忠實

毛詩曰寤寐求之尚書
曰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

而延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

達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卿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太學也周

易曰觀國之光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詔策晁錯

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

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道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

三輔劇縣令此尚書曰若作和鹽梅之和屬有望焉美爾為鹽梅

又問昔周宣脩千畝之禮號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

諫曰夫民之禮記曰躬耕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帝藉天子三

大事在農也十一

推漢書曰文帝卽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

姓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

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

為天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勤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金湯非

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

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汜

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朕

式昭前經寶茲稼穡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祥正而青

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

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

戴青旗躬耕帝藉又曰昔天子為藉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耒耜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

端也 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

汜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

耕之輒簡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菖菖

蒲水 草也 清冽冷風述遵無廢 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清又

曰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於苗中央師然肅冷風以

搖長 而釋耒佩牛相泐莫反 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糞遂

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 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泐緣也 兼貧

擅富浸以為俗 漢書曰兼井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

俗通曰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 固宜是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 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

民

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

休

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

國

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

井
舄鹵可腴恐時無史白

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

也

終古舄鹵分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
秦寧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

興廢之

術矢陳厥謀

尚書序曰咎繇矢厥謀孔安國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

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敬法卹刑虞書

茂典

尚書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

自氓俗澆弛法令滋彰

莊子曰唐虞始

為天下淳醇蔽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
澆與淥同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

肺石少不

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

周禮曰肺石達窮民鄭司農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

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聽之異也王隱晉書司馬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止故有隕霜之應夜哭之鬼

所以明發動容是食興慮

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

食傷秋茶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

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茶網密於凝脂左

氏傳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永念晝冠緬追刑厝

墨子曰晝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

緬思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徒以百鍰輕科反行李

葉

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李葉

喪亂

四支重罰爰創前古

呂氏春秋曰趙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

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

訪游禽

於絕澗作霸秦基

韓子曰董閔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問其左右

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閔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歌雞鳴於闕下稱

仁漢牖

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因急獨慙慙小

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請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

二途如爽卽用兼通

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

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言也漢書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

將親覽焉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

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

食二曰貨也

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亾

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淳

曰流行如泉也尚書既龜貝積寢緡繹專用漢書曰王莽居攝更

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釜千緡益康

漢書注曰緡錢貫也世代茲多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參分或至一倍也下

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

妻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當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游飢宇書曰

海仍惟瘼卹隱無捨矜歎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語奈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

害也上帝溥臨賜朕休寶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命卽斜之谷開

而出銅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

之且有後命事茲銘範

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

漢書曰釋其耒耨治銘炊炭應劭曰銘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充

都內之金紹園府之職

桓子新論曰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漢

書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李奇曰圓卽錢也將繼太公之職事也

但赤仄深巧學之患

榆莢難輕重之權

言今欲為錢若赤仄則姦巧學鑄深為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

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貨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

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
盈十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權其輕
也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

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
緯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章之運

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
毛詩曰去殷之惡就周之

德周易曰湯
武革命也

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

司馬彪續漢書永
平詔曰春秋保乾

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
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璇璣不正文象
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星
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
氣已迄用望平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
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

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分命顯於

唐官文條炳於鄒說

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

未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

言司歷之官廢也嵎夷昧谷見上句

漢秉素祗

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

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墟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紛諍空軫疑論無歸

方言曰軫謂相乖戾也

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

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

洪基克光厥德尚書序曰恢弘至道

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尚書曰休徵日月之

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也

克明之旨

弗遠欽若之義復還

尚書曰克明俊德又曰欽若昊天

於子大夫何如

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禮記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鄭玄

曰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黑馬曰驪禮記殷人尚白戎事乘輪鄭玄曰以建丑之月為正月物生色白輪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

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

存止之期錄代之矩籙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

五辰空撫九序未歌

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

五行之時眾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

歌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

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生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

若墜

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

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馮滑曰

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

故恤刑緩賦省徭慎獄

應劭曰錄者役

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

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

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來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

而多黍

多稔不興兩穗之謠

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稔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

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無褐無衣必盈七

月之數

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豈布政未優將罷民

難業

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道周禮曰以圉土教罷民

登爾於朝是屬宏議

漢書

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文曰將崇論宏議也

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尚書

曰罔不同心
以匡乃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

上

叶星象下符川嶽

春秋漢舍華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

斗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

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

然後公才授職揆務分

司

爾雅曰揆度也

是於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

左氏傳卿子謂昭子曰少

皞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

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漢書

鄭玄孝經注曰忒差也

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曰尚書禹

劉向

作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

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

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

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曰底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

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

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

萬三百八十五人今歷茲以降游惰寔繁孔叢子趙王

云兼倍略言之耳

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惰

之士鄭玄曰游惰罷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

若閑冗卑

棄則橫議無已

荀悅中鑒曰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

昭惠恤下文顏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

曰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

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

魏志郭嘉說
太祖曰劉表

坐談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
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

詩傳曰
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

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
公主之自陝以西邵公

主之袁煥與曹植書曰邵公與周公俱爵分陝之任漢
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唯良二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

論語曰子之武
城開絃歌之聲

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瘝惡樹之風聲一
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苟及死
子葬之桐鄉人
為邑起塚立祠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

呂氏春秋曰
必子賤治單

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
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
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
文而無害嚴而不
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
無所在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故能

出人於阨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

阨危已見謝眺八
公山詩漢書王吉

上疏曰陛下啟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

是以賈誼言

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

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
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

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

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
二千石以賈琮為冀州刺史說

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
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

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那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符墨

綬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

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不

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白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

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

漢書曰吾丘壽王為東郡

尉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豈薪

樵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

毛詩曰芄芃樛樛薪之樵之毛萇曰山木茂盛

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卽無時得鳥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

意正辭無侵執事

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為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

史記

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修其禮

豈非療飢不期於

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

飲以療飢療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出不可以救火拯溺也

是

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竝烈

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天

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後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今農戰不脩文

儒是競

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沉

文史

棄本狗末厥備滋多

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

不遂李奇曰本

裏也末賈也

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

鄭衛

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

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賤治出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

為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興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

豈欲非聖

無法將以既道而權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今欲專士女於

耕桑習鄉閭以弓騎

孝經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

射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

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

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右民也

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

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於楚王隱晉書曰石

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也

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汴水
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朕

思念舊民永言攸濟

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

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班固曰武帝廣開

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加以納款通和布德修

禮

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匈奴傳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遣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

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也

歌皇華而

遣使賦膏雨而懷賓

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

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言若常膏之其天下集睦豈惟弊邑周禮曰二

曰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

所以闕洛動南望之懷獠夷遽北歸之

念

王逸楚辭注曰遑遑也

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

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

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單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聲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

一說而定五州

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

為三輔天下有十二州齊得其七故謂北境為五州

斯路何階人誰或可

爾雅曰階因也

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言進嘉謀當謂頌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搏人掌誦王志道國之

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搏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啟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

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也

因藉時來乘此歷運

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

當宸永念猶懷慙德

禮記曰天子當宸而

立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

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

班固漢書贊曰

漢承百王之敝季謂末年

衣冠禮樂掃地無餘

言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無餘

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

彫斲刑方經綸草昧

漢書曰漢興破

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彫斲刑方經綸草昧漢興破
而為園斲珣而為樸蘇林漢書注曰刑角之利與刑
則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
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草創昧昧爽也

採三王之禮冠履簏分因六代

之樂宮判始辨

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

而百度草創倉

廩未實

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禋謀草創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若終畝不稅則

國用靡資

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

百

姓不足則惻隱深慮

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惻

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

每時入芻橐歲課田租

漢書儀曰民田租芻橐以給經

用也尚書曰

愀然疚懷如憐赤子

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

百里納藁

作色而對月賦曰悄焉疚懷尚

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

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

民有家給之饒

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

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人道遠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

漸登九年之蓄

稍去關市之征

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欽財賄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

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

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

三道賓王見上

文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顏延之策秀才文曰
廢興之要敬俟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

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
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
英丘末之逮而有志焉

閉戶自精開卷獨得

楚國先賢
傳曰孫敬

入學閉戶牖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
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誡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
然忘食
九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

漢書曰
九流有

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縱橫
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
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數
術畧有方技畧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

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一日萬機

早朝晏罷

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墨子曰早朝晏罷斷獄治政也

聽覽之暇三

餘靡失

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素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

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上之化下草偃風

從

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惟此虛寡弗能動俗

蔡邕姜肱

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

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

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

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即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紫衣三日境內莫衣紫

長纓鄙好且變鄒俗

韓子曰鄒君好

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忠之問左右左右對曰
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故貴鄒君因先斷其纓而出國
中皆不服長纓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道行祿利然

也封禪書曰因雜播紳先生之略術班固漢書朕傾心
贊曰大師衆至于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駿骨非懼真龍

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

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
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令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
事况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
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
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
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情無主是葉公非好真
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

非士者也

輜輶青紫如拾地芥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輶紫數填接街陌說文

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隋游廢業十室而

九

情游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及季秋天下欲反十室而九

鳴鳥蔑聞子衿不作

言古者收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凰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罔勗弗及耆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小雅曰猶其寂寞應獎勸也

有良規

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訪木於茲三年矣

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

此聖人也 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

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

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

日伏青蒲罕能切直

漢書曰史丹直

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

將齊季

多諱風流遂往

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曰晚世風流終敗

禮義廢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

漢書曰王莽好

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

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

左氏傳子

曩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漢書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於士民之上也

何嘗以一

言失旨轉徙朔方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

詔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詔不得以赦令

除
睚眦有違論輸左校

漢書曰原涉好眦睚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

咸字子康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公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父乃不復言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後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贓罪狼藉膺表欲罰元羣行賂宵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而使直臣杜口忠謹路絕
景帝

問鄧公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聲類曰謹善言也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韓詩曰

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悉心以陳極言

無隱

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問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

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

文選卷三十六